



高山水兵的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

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特别报道

在山的这边，海的那边，有这样一群海军蓝；山里的夜晚，抬头可见繁星点点，却无法领略海的壮阔和澎湃；夜晚入梦，大海和战舰，只是独属内心的诗与远方、心之所往的绮丽风景。

不能“头枕着波涛”，却胸怀云海的豪迈、大山的宽厚；没见过朵朵浪花在阳光下折射下的多彩变幻，却拥有守望深蓝的赤诚与凝视……他们是大海忠诚的哨兵，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——高山水兵。正因为有他们的伫立守望，祖国的战舰才能乘风破浪、航行致远、走向深蓝。

有人驰骋大洋，就有人守望深山。大洋或深山，水兵有梦，水兵无悔。爱远方澎湃的浪涛，也爱耳边呼啸的山风。高山水兵守望不见海，但他们心中自有一片海，那是用信念凝聚成的海。

——编者



■他是一名老水兵。当兵27年，他守着大山，却未曾随舰驰骋大洋
■有人驰骋大洋，就有人守望深山。他的坚守和凝视，不舍昼夜，无问西东

★ 边关风

采撷边关最美风景

在看不见海的地方，守望深蓝

■本期观察 车郑毅

“天底下有群这样的兵，爱大海也爱高山……”这句歌词，是驻守大山深处的海军某发信台官兵的真实写照。

到部队前，我曾无数次在地图上寻找部队的位置，那段距离看起来并不遥远，对应的却是2天的旅程。

4年前，刚结束军训的我，和战友一起乘火车抵达距部队最近的车站。那是一个严冬，下了火车，眼前没有想象中的高楼大厦、车水马龙，只有清冷的站台和孤零零的路灯。

我忘记了是怎样上的汽车，忘记了汽车如何转过一个险隘的路口，从县城开到乡镇，从乡镇开到了村庄，又从村庄开向了连绵的大山中……

汽车在峡谷中穿行，长潭河在峡谷间奔流不息，有一种以柔克刚的坚韧。带车干部告诉我，眼前这座山脉横贯四省，但并非每座山峰都有名字。

海军某发信台驻守在一山之顶，官兵们习惯称这山为“南山”。中队宿舍楼前是峭壁，楼后是悬崖，无论从哪个方向仰望，映入眼帘的只有山。大山挡住了视线，作为水兵的我们看不到白浪滔天，听不到涛声阵阵，但老班长说，练就专业技术，我们就是守望深蓝的“最美一瞥”。

山的那边有片海。虽然无法踏舰启航，我们却时时领略到大山的辽阔，谁说这不是一种收获？一位老兵对我说，刚到部队时，他也曾感到孤独，但待得时间长了，沉默的大山便成了“无言战友”。

高山水兵爱高山。在战友看来，这座山是有灵性的。训练累了，山里成熟的枇杷、猕猴桃等野果可以随时摘食，又甜又解渴。无论是站岗执勤，或是坚守战位观察目标，山里茂密的树木总是静静地守护着水兵，夏天为我们遮住火辣的阳光，冬天为我们挡住刺骨的寒风。

训练时，我们把呼号喊得震天响，大山听见了也学着“喊”起呼号，幽谷回声，水兵的精气神就这样从一座山传到另一座山。夏天上政治教育课，教室却一点都不闷热，阵阵山风吹来，为我们送来阵阵凉爽。每晚熄灯就寝前，大山轻轻哼起虫鸣的交响，把大家带入甜美梦乡。

我们还有一项重要任务——巡逻。部队的巡逻防线贯穿起来大约有3公里，一年间我们大约巡逻近万公里。

在山间巡逻，我们遇见最多的便是山里的“原住民”：五步倒、金银环蛇、竹叶青……从“初识”时的胆战心惊，到“熟知”后的坦然相对，巡逻路上，我们学会了“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”。

又到了退伍季，这群水兵中的一些人即将离开大山。那天，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中队队歌，所有人都泪流满面……坚守在这崇山峻岭的水兵，即将踏上回家的归途，最不舍的还是身边的战友，也包括这片看了多少遍也看不够的大山。

送老兵的车渐行渐远，又拐了几道弯，大山挡住了他们回望的目光。每名老兵的耳畔，仿佛回荡着一声声叮嘱：再见的战友，请别忘记陪伴了你们多年的大山。往后的岁月，老兵们也许再难有机会回到山里，但山里的一草一木，都将一如既往地留在每个人心灵最深处。



像许多高山水兵一样，他向往深蓝。因为有个大海梦，他光标点狼烟、荧屏传风雷，27年的军旅韶华从无遗憾。他叫邹伟，是东部战区海军某雷达站一级军士长。作为一名观通兵，大海于他，不在眼里，却在心尖。也许是在山里待得久了，邹伟显得木讷、不善言谈。他常说，山里有常人看不到的风景，守山的日子温暖而充实，自己很普通，他只是做了一名海军战士应该做的事……



眷恋

笃定的信念随着时光流逝，沉淀为对大山的眷恋

1979年夏，东北一个小村庄，知了叫得喧嚣。一群孩子光着脚在田埂间奔跑，金色麦浪随风涌动。孩子们跑累了，选了个地方玩起游戏。

“我想当医生”“我想当老师”……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抢着扮演自己心中最喜爱的角色。“我想当解放军，保卫祖国。”一个男孩站了起来，脸上还挂着清鼻涕。

“瞧，邹伟吹牛哩！”一时间，笑声洒满了这片童年的田野。

1991年，一纸鲜红入伍通知书送到邹伟家中。戴着大红花邹伟，激动地和家人朋友一一告别，然后登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，他的军旅人生也随之启程。那时的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这身军装一穿就是27年。

在解放牌汽车上颠簸了一整天，邹伟和两名战友来到闽北山脚下的一个村庄，他们在一家小茶馆等候部队派来

接站的汽车。不一会儿，一名身着军装的老兵走进来，邹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问道：“班长，部队离这里还有多远？”

老兵笑了，他用手指了指远处的一座山：“不远了，不远了。”邹伟循声远眺，一座被云雾笼罩的山峰若隐若现，山尖上耸立的天线依稀可辨，好不寂寥。

“是那儿吗？”

就是那儿——大雾山。九曲十八弯的山路绕得人头晕，好不容易登上山，雾霭中掩映着一座低矮的水泥楼。老兵告诉邹伟，这里驻守着原海军某观通站，也是他即将服役的部队。

当时住房紧缺，到站后的第一晚，邹伟睡的是地铺。山上潮湿的雾气把床垫浸得湿漉漉的，这个北方来的小伙子翻来覆去，一夜没合眼。站里用水紧张，好不容易洗上澡，水里却有股柴油味。土豆、白菜、粉丝……餐桌上来去只有几样菜。

“这地方谁能待得住？”这个打小立志从军的小伙子，第一次对未来感到茫然。

让邹伟散去心霾的，缘起于他第一次送站里老兵退伍。那一天，车辆刚刚驶去，车上的老兵猛然纵声高喊：“再见了战友，别了大雾山，我一定还会回来……”汽车成了一个点，山谷间依然回荡着老兵的呐喊声。

那年邹伟19岁，在那个热血澎湃的年纪，一声声高喊就像一股股电流划过他的身体、瞬间击中他的心房，他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——在这里坚守下来。

笃定的信念随着岁月流逝，沉淀为对大山的无限眷恋。年复一年，守着守着就习惯了，待着待着就爱上了，邹伟打定主意再也不离开这座山。他渐渐熟悉山上草木四季的变化，甚至能分辨出不同节气山风的独特气息；他看着山上高楼平地起，见证了各型装备的更新换代，部队建设发展的日新月异。邹伟尤其喜欢春季漫山遍野的映山红，那怒放的花姿夺目耀眼，是一茬茬观通人用青春汗水浇灌而成的。

在战友眼中，邹伟是个说得少、干得多的“实诚人”。下土马景涛至今记得入伍后第一次清理垃圾池，气味呛人、蚊虫飞舞，一名头发花白的老兵带着新战友闷头干活，一干就是大半天，后来他才知道，那个老兵就是邹伟。

“老邹把山里当成了家。”曾任雷达站教导员的连敏不止一次地说。

邹伟上土服役期最后一年，雷达站接连担负重要战备值班任务，官兵们经常白天黑夜连轴转，有几个骨干打算年底退伍。一天，连敏找邹伟谈话：“你怎么打算？会留下来吧？”

“只要部队需要，我会选择坚守。”邹伟的回答掷地有声。那天，大雾山是个难得的晴天，窗外的映山红开得绚烂。



■张容蓉 本报记者 赖瑜鸿

奋斗

山风雕刻遍布沟壑的脸庞，胸前的军功章见证曾经的奋斗

邹伟有个绰号——“黑脸判官”，不单是因为长年坚守山巅，烈日赐予他的黝黑面庞，还因为他处理海空情况上万余批，判情准确率达95%。这一数字在整个观通系统，都是高的。

一次值班，雷达站所辖海区发现重要目标，邹伟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作战值班室，不想，接电话的是一位旅首长：“你不能在10分钟内判别这批目标类型？”

“首长，给我5分钟。”邹伟稍加思考，回答道。挂上电话，值班室内一片忙碌，战友们你一言我一语讨论热烈，纷纷拿出各自的“结果”。邹伟反复比对分析信号，镇定自若地说：“我方舰艇，一驱一护一补。立即上报！”整个过程用时4分30秒。

情况上报后，值班员陈力的心始终悬着。整整一个小时过去了，值班室的气氛愈加紧张起来……

“叮零零……”电话铃声骤然响起：“判情准确，邹伟好样的。”

邹伟一下子在全旅出了名，一些战友纷纷来向他取经。上级领导对这位老兵的评价是：“有些平凡事做到了极致，就是不平凡。”

即使成了站里的专业骨干，邹伟依然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。岗位上出现异常情况，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；上级装备巡检组到站，他总是跟在后面帮忙拎工具，随时准备拜师学艺。

那年，海军组织雷达自动判情系统论证会，专家组学历最低的是硕士研究生，邹伟作为唯一一名特邀士官全程参会。一时间，许多双眼睛都望着他。

在系统演示环节，科研小组一边讲解演示，一边回答提问，邹伟听着听着，眉头紧锁起来。凭借自己多年雷达操作经验，他向科研小组指出了这套系统中存在的一个致命问题。专家组经过分析论证，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会后，一位专家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你配得上‘兵专家’这个头衔。”

对于邹伟而言，任务就是命令，容不得半点差池。一次，雷达站负责某重要安保任务，邹伟除了睡觉时间，就连吃饭都守在岗位上，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5个小时。一个目标不跟完，即使到了换班时间，他也不离岗一步。

再过几年，邹伟就要光荣退休了，可在他心里却难说再见。27年来，山风和烈日雕刻了他遍布沟壑的脸庞，胸前的一枚枚军功章见证了曾经的坚守与奋斗。作为雷达站守山时间最长的观通兵，他就像那座大山一样，成为官兵们心中的“地标”。

每一天，邹伟都还坚持提前15分钟起床，站在操场等着战友集合。看到雷达站的老班长如此，其他人便少有懈怠……邹伟立身为旗，一茬茬观通兵有样学样，谁也不甘落后。

去年，上等兵梁秀春考上海军工程大学，他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邹伟。这位大学生士兵没想到，自己曾因为山上条件艰苦执意要下山，如今真

的通过努力实现了理想。他说，是邹伟的鼓励，让他重新定义了“奋斗”的含义：“与其熬日子，不如踏踏实实干点事。”

雷达站环境恶劣、条件艰苦，旅里几次想调邹伟到驻城市的机关工作，可邹伟却婉拒了领导的好意。了解他的人都说，邹伟是真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岗位。其实，邹伟的想法很简单：“老老实实守好雷达，也很光荣。”



坚守

一个人的坚守，也是一个家庭的坚守

今年清明节前夕，邹伟带着妻子李秀、儿子邹德轩回东北老家探亲。一路上，小德轩笑得特别兴奋，因为在他的记忆中，这样的机会着实太少。

邹伟此时的心里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望着车窗外掠过的风景，邹伟总会不自觉地想起山上那个“家”，想起那个日夜陪伴自己的“老伙伴”——矗立在东海前哨的海防雷达。对邹伟来说，那山和雷达，无不记载着他逝去的青春和无悔的军旅人生。

27年的相处，邹伟把高山当成了家，也把雷达当成了亲人。用他的话说，要是哪天见不到雷达，心里就像缺了点啥似的。即便休假在家，邹伟也会隔三岔五往站里打电话，询问雷达工作情况和战位值班状况。

一天深夜，雷达遭遇故障停机，站里组织人员紧急排障，忙活半天也查不出原因。正在大家犹豫要不要向邹伟“求救”时，邹伟的电话来了。就像有心灵感应的，他在电话中告诉战友：“晚上一直睡不踏实，担心雷达是不是出了问题。”

通过电话，邹伟指导战友逐一排查，最终找出症结所在。等他放下电话，已是凌晨时分……邹伟说，那是他休假期间，睡得最踏实的一晚。

邹伟从小过惯了苦日子，在战友眼中他很“抠门”——一双鞋能穿五六年，鞋面磨破也舍不得扔，枕套睡出一个洞补了继续用……

一次，邹伟把一件穿旧了的外套洗净晒在晾衣场。一场暴风雨袭来，衣服被大风卷到山坡下，他专门下山捡了回来，不好意思地笑着对战友说：“旧是旧了些，但用得着贴心。”

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，驻守山巅的雷达站官兵也能在闲暇之余，通过互联网购置自己喜欢的物品。可邹伟的手机里一个“网购APP”都没安装，年轻的战友和他开玩笑说：“班长‘OUT’了。”他总憨厚一笑说：“生活简单点，更容易满足。”

对自己苛刻的人，对他人往往慷慨。在家人眼中，邹伟甚至有点“穷大方”。那年休假回家，邹伟悄悄赶到一位战友的老家，给战友身患重病的母亲送去一笔医疗费……后来，这位战友的几位亲人得知这一情况，感动不已，专程到部队向邹伟致谢。

常年坚守大山，怎能没有亏欠。

一年夏天，李秀带着邹德轩到山上探亲。刚到驻地，小德轩因为长途乘车加上水土不服，上吐下泻……当时邹伟正担负值班任务，他把妻子托付给战友照顾，匆匆走上战位。几年前，李秀达到了随军条件，邹伟思前想后，郑重对妻子说：“再等几年吧，站里任务很重，你们跟着我只能受累。”

李秀明白，邹伟不是不在乎这个家，他是太在乎他守的山，舍不下雷达……个中辛酸，她只能往肚里咽。

去年，这对分居多年的夫妻终于把家安在了山脚下。邹伟早早地把宿舍打扫干净，还放了一支玫瑰在桌上……为了这次团聚，一家人已经等了太久，付出了太多。

去年春节，李秀和儿子在部队过年，邹伟却要连续一周在阵地值班。听着远方的爆竹声，小德轩拉着妈妈的手哭了：“为什么别人的爸爸都在，我的爸爸却不管我们？”

李秀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她轻抚孩子的头，耐心地说：“好孩子，你往远处看，那里有一片大海，大海上驶着我们祖国的军舰。你的爸爸，正为战舰护航……”

结束了值班任务，邹伟赶回宿舍，看到妻子准备的一桌饭菜都是自己爱吃的，他的眼眶红了。邹伟明白，他的坚守，也是一家人的坚守，他的梦，也是一家人的梦。

图①：大山无言，守山无悔；图②：每天清晨，邹伟都会提前15分钟起床，等待那一声集合哨；图③：紧盯雷达屏幕，是邹伟每天雷打不动的任务；图④：视频秀“团圆”，邹伟和家人笑得很开心。

樊昱摄

版式设计：梁晨

上图：大山一景。